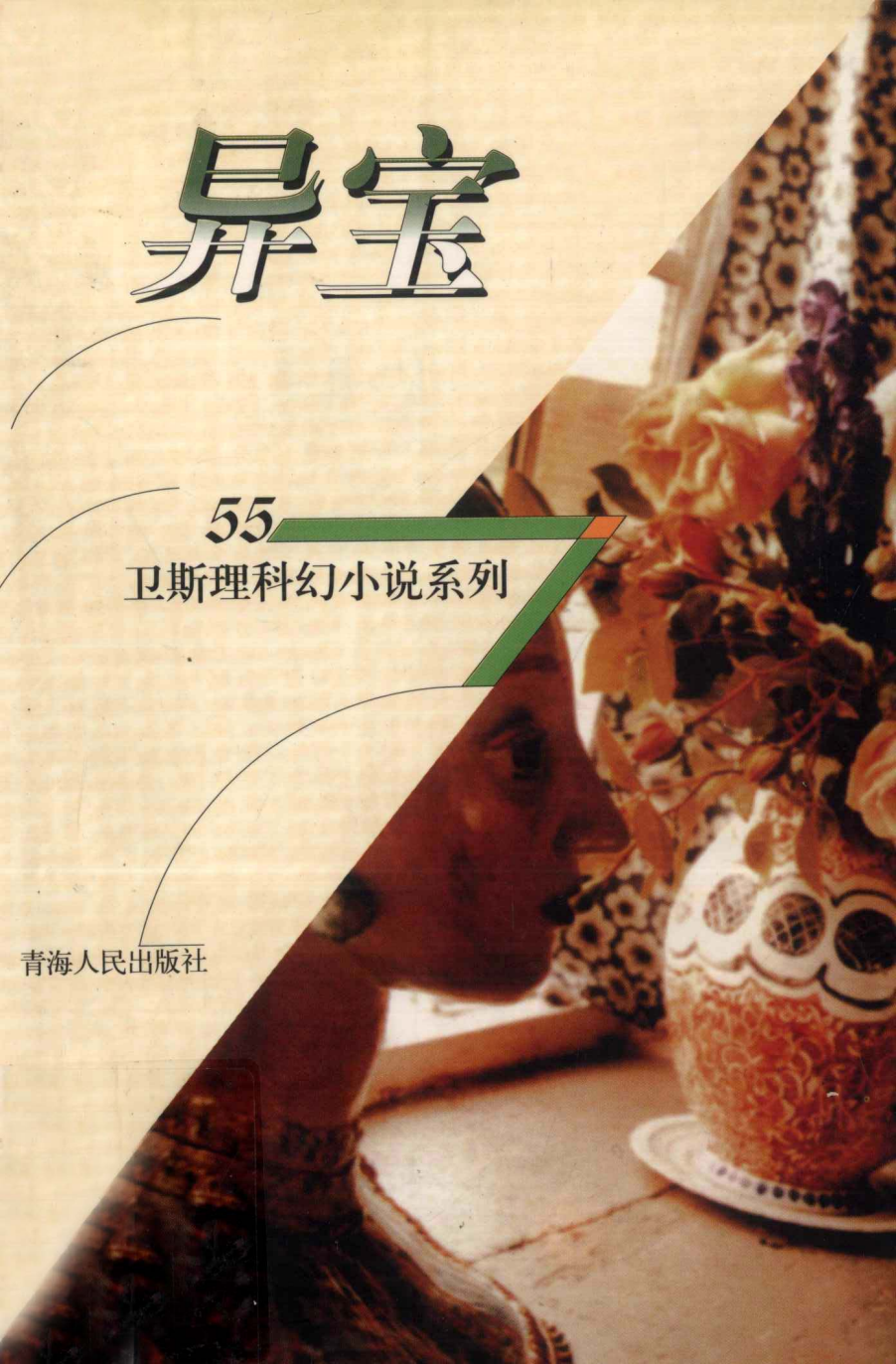


异宝

55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

异宝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55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⑤⑤

出版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（西宁市同仁路10号）
发行：
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
印刷：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：530

字数：8500 千

版次：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

书号：ISBN7—225—01488—9/I·342

定价：584.00 元（全73册） 每册 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（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）

序 言

《异宝》自然不是《活俑》的继续，两者之间，一点关系也没有，只是都根据神秘莫测的秦始皇墓所作的幻想故事——用同一个背景，可以写出来许多不同的故事，这两个故事是很明显的例证。

这个故事还设想了一种利用脑能量的启动装置，这种幻想，如果变成事实，那么人类可以单凭思想就控制一切机械装置了——现在的趋势，离这种幻想甚远，变成了人类通过电脑来控制一切，这应该视之为人类的一种偷懒行为，不是好现象。

整个故事的结尾部分，外星人不知道“钥匙扣”是什么东西，自然大具深意。地球人的行为，十分不堪，什么时候，没有了对他人的侵犯，才会没有锁和钥匙。但，地球人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对他人的侵犯，真正懂得个体和个体之间的完全独立？

或许总会有这一天，但，实在太遥远了！

卫斯理
一九九〇年

第一部：探险得珠——盗墓第一法

门铃响起，我恰好在门边，顺手打开门，门外是一个满面风尘，连胡子似乎都沾着疲惫的人，一身粗布衣服，他翻眼看了我一眼，就向内直闯了进来。

我连忙侧了身子，让他进来，他先来到放酒的柜子之前，取了一瓶酒，然后，身子向沙发上一倒，打开酒瓶，就着瓶口，咕嘟咕嘟地不停地灌酒。

我看着他，心中又好气又好笑，大声喝着他：“喂，你以为你进入了什么所在？一座无主的古墓？”

他又喝了几口酒，才垂下手来，望着我，忽然长叹了一口气。

能够这样把我的家当作是他自己家一样的朋友，对我来说，为数也不少，可是像他这样肆无忌惮的，倒也不多。

这个人，我已经很久没见他了，而且平时，你想找他，还真不知道上哪儿去找才好，得他自己摸上门来。所以我口中虽然呼喝着，心中着实怕他一放下酒瓶，跳起来就走。

及至听到他叹了一口气，心事重重，我反倒放了心，因为这说明他并不是偶然路过，而是有事特地来找我的，那他就不会突然离去。

这个人的名字是齐白，看过我记述“盗墓”这个故事，一定可以知道，他是世界三大盗墓专家之一。其余两个，一个会是我的朋友，单思，死在某国特务之手。单思死得很冤枉，很无辜，一直到现在，所有认识单思的朋友，都还

感到深切的哀悼。)

另一个是埃及人“病毒”，“病毒”以九十六岁的高龄去世。所以，齐白这个怪人，可以说是如今世上，硕果仅存，唯一的盗墓专家。

我看到他出现，感到十分高兴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早些时，我曾进入过一个敢称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古墓，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地下宫殿。齐白既然是盗墓专家，我就想和他谈谈这个超级古墓。

我走过去，在他旁边坐下。只见他双眼睁得老大，盯着天花板，失神落魄，过了半晌，又大口喝了三口酒，再长叹一声。

看到他这样情形，我忍不住笑了起来：“怎么一回事，借酒消愁？”

齐白苦涩地道：“人生真是太没有意思了。”

我“哈哈”大笑，这种话，出自多愁善感的少年男女之口，尚且可笑，何况是齐白这种一生充满了传奇，生活多姿多彩得难以形容的人，听得他一本正经这样说，真是没法子不捧腹大笑。

齐白又叹了一口气：“卫斯理，很多人说你没有同情心，我还经常替你辩护。”

我听得出他的声音之中，充满了懊丧，看来他真正有了烦恼，作为好朋友，自然不适宜在这种时刻，过分取笑，所以我止住了笑声：“好了，什么事？是不是可以说出来，让老朋友分担一下？”

齐白陡然跳了起来，伸手直指着我：“一切全是你引起

的。”

我怔了一怔，不明白何以他这样指责我，我们没有见面已经许久，而他的烦恼，看来是近期的事，那关我什么事？

我没有说什么，只是盯着他，等待他作进一步的解释。他喘了几口气，又坐了下来，垂头丧气地道：“你这篇记述，〈活俑〉，你这篇记述！”

我陡地震动了一下，刹那之间，我完全明白发生什么事了！

《活俑》记的正是我进入世界上最伟大古陵墓的经过：秦始皇的陵墓。

齐白是盗墓专家，他对于古代的陵墓，有着一一种疯狂的热情，那种热情，近乎本能。对他来说，没有什么再比秦始皇陵墓，更可以吸引他！

或许由于看到了我的这个记述，或许是他早已有此“凌云壮志”，不管是什么，他一定去了那边，想进入秦始皇的地下陵墓去。

而看他如今的样子，这个伟大的盗墓专家，虽然在秦始皇陵前，遭到了巨大的挫折，他明知那么伟大的陵墓就在脚下，可是他可能连入口处都找不到。

他受了那么大的挫折，自然垂头丧气，觉得连人生也变成灰色了。

我想通了他之所以这样，就低声问道：“你去过了？”

他点了点头，我又问：“多久？”

齐白叹了一口气：“说出来真丢人，足足一年。”

我作了一个手势：“什么也没有得到？”

齐白瞪了我一眼，又低下头去，双手托着头，吸了一口气：“我本来以为比地鼠还要机灵，地底下有什么地方是我去不到的？而且，我还有第六感，知道地下有着什么，这是我作为一个盗墓者的天生异能。”

我笑着：“我还以为你有传说中的法宝，比如说，一面镜子，向地下一照，就能看到三十六尺深地下所埋藏的一切。”

齐白用力挥了一下手：“我在那边一年，公布出来的陵墓面积是五十六平方公里，我几乎踏遍了每一处，我清楚地知道，在我双脚踏过之处，地下埋藏着不知多少宝藏，但是却无法进入，这真是不可思议——”

我想起，卓齿，这个秦代的古人，曾向我详细解释过秦始皇墓中的种种防止外人进入的布置，不禁佩服于齐白的大脑。

因为齐白这样说，他显然曾用了各种方法，企图进入地下宫殿。

我不禁摇着头：“你太胆大妄为了，你能活着离开，已经算是你是神通广大了。”

齐白苦涩地笑了起来：“你是指墓中有着无数陷阱？嘿嘿，我要是有机会遇上那些陷阱，也心甘情愿，事实上，我花了一年的时间，还是只在地面之上，转来转去，你以为我会有什么危险？”

怪不得他这样说，我也不禁有点替他难过，这个人，一生之中，不知进入过多少古墓，所有的古墓，只要是略具

规模，或多或少，都有防止外人侵入的陷阱，那些陷阱，自然难不倒齐白。

可是这一次，他却连碰到陷阱的机会都没有，也就是说，明知有那么大的地下陵墓在，连如何着手都不能，别说其他了。

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，因为那是他一生之中最大的挫折，足以令他怀疑自己盗墓的才能！齐白这个人，如果不盗墓，不知道去做什么好，难怪他要感叹人生没有意义了。

他长嗟短叹，我想了一想：“那也不能怪你，当年穷数十万人之力建成的陵墓，你想凭一己的力量去破解，当然没有可能。”

齐白抬起头来：“你不懂，这不是斗人多，也不是斗力，而是斗智。”

他说着，指着自己的前额，用力戳了几下：“是斗智。这一年来，说明我的智力，及不上三千年前，建造陵墓的那些设计家。”

我只好道：“由你设计一座隐秘的陵墓，让他们去找，也未必找得到。”

听得我这样说，齐白侧头想了想，精神振作了些：“也有道理，把东西藏起来容易，要找出来，就难得多了。”

我作了一个手势，表示同意他的说法。他又道：根据你的记述，那个入口处，如果我在，一定早可以找到入口处在什么地方。

我道：“我相信，当时我和白素都想起过，可是又不知

道如何才能找到你，不然，一定会邀请你一起前去。”

一听得我这样说，齐白又现出了懊丧莫名的神情。一个人只有在他认为错失了一生之中最好的机会，或是认为错失了一生之中最美好的物事，才会有这样懊丧的神情。

他手捏着拳，在自己胸口捶打着：“当时我还不觉得什么，自信可以在那里，至少找到三个以上的入口处。可是我踏遍了那个地方，却一个都发现不了。比如说，如果再有一个九层石板铺成的所在，我一定可以发现。”

我皱着眉：“每一个出入口，一定不一样。随便举个例子说，在一些灌木之下，可能就是一个出入口，你如不能把周围的十公里之中的每一棵树，都连根掘起来看看。”

齐白搔着头，我又道：“你真应该庆祝，你没有发现什么出入口，不然，就算你找到了，只要进去的步骤，有一点点不对，你早已死在那里了。”

齐白长叹一声：“真是鬼斧神工，卫斯理，这座陵墓，不是地球人建造的，策划整个工程的，一定是外星人，一定是。”

他忽然转换了话题，本来我想笑他几句，但一想到，他如果觉得自己是输在外人手里，或许心理上不会那么难过，所以我不置可否。

齐白却十分认真：“有过外星人在秦代出现过的记载，你是知道的了。”

我笑了起来：“没有，我还是第一次听人那样说，你有什么根据？”

齐白用讶异的神情望了我，仿佛我绝不可能不知道，我

又作了一个手势，表示我真的不知道，他才道：“真怪，我以为你早知道。晋朝干宝所作的《搜神记》，卷六就有一则记载着——”

他讲到这里，我已明白他说什么了，所以我立时接了下去：“我知道了那记载是‘秦始皇二十六年，有大人长五丈，足履六尺，皆夷狄服，凡十二人，见于临洮……’是不是？”

齐白道：“是啊，你知道。”

我笑了笑：“齐白，这一类的记载，中国的小说笔记之中，不知道有多少，那作不得准，更不能由此申引到那是外人降落地球的记录。”

齐白陡然叫了起来：“你怎么啦，卫斯理，这记载虽然简单，可是有时间，有地点，有人数，有这种异常的人身材大小，有他们的服饰，这样详细的记载若是作不得准，那还有什么可以作准？”

他一口气讲了下来，我仔细想着他的话，倒真觉得很难反驳。

我只好道：“你喜欢作这样的设想，那也无伤大雅。”

齐白大摇其头：“不是设想，记载得明明白白，中国文字上的记载，很少有这样明白的。临洮就是如今甘肃省岷县，这地方，是秦代筑长城西面的起点，有着特殊的意义。”

我已经猜到他接下去要讲什么了，这令得我大为骇然，忙道：“你的想象力比我丰富，我承认，拜托，别把你想到的讲出来，我怕受不了。”

齐白神采飞扬，和刚才的垂头丧气，大不相同：“为什

么不能讲出来？从来也没有人这样设想过，是不是？你当然知道，万里长城，是在太空中唯一可以用肉眼看到的建筑物。

我发出了一下闷哼声，他将要讲的，和我所料的一样。

他果然讲了出来：“万里长城的真正功用，是作为外星太空船降落地球的指标，就如同今日飞机场跑道上的指示灯一样。”

我只好看他，听他发表宏论。

他又道：“照这样推测下去，整个地下宫殿，根本也不是作为陵墓用的，是外星人，不知是来自什么星体，他们一定有着极其超卓的能力，极发达的科技……由古代的度量衡推算，这十二个外星人的体型十分巨大，每一个都超过十公尺，而且他们的服饰，一定十分怪异，当时人根本没有见过，所以就只好龙统之称为‘夷狄服’。”

我见他这样坚持，也不想和他争论下去因为这种事，争下去永远没有结果。

而齐白对这则简短的记载，还真有不少独特之见，他又道：“这十二个高大的外星人，一定会和秦始皇见了面，而且，还一定帮了秦始皇的什么忙，所以秦始皇替他们立像，十二金人像，就是这十二个外星人的像，可惜十二金人历史上虽有记载，却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，记载说由于金属的缺乏，要尽收天下兵刀来铸这十二金人像，其巨大可知，这十二个金人像，恐怕也在陵墓里面。”

我伸了一个懒腰：“秦始皇若是有外星人相助，他也不会那么早就死了，一定会像他所想的那样，千秋万世传下

去。”

齐白“嘿”地一声：“谁知道其中又有了什么意外？照我推测，秦始皇想求长生不老的灵药，多半也是外星人的指点。可惜他以为蓬来仙岛是在地球上，据我看，所谓蓬来仙岛，自然是地球之外的另一个星球。”

我笑着：“是，有人说，‘山海经’根本是一本宇宙航行记，现在人在考验‘扶桑’是日本还是墨西哥，根本没有意义，在‘山海经’中记载的稀奇古怪的地方和那地方的生物，根本全是地球之外的，是浩瀚宇宙之中别的星座上的情景。”

齐白十分兴奋，说了一句中国北方土语：“照啊，这才有点意思，你现在承认在秦代，的确是有外星人到过地球，曾和当时的人，尤其是高层人士，像秦始皇，有过接触。”

我摇头：“根据我所说的，不能达成这样的结论。我至多承认，在那时候，中国历史上秦、汉时代，神秘事件特别多，那倒是真的。”

齐白站了起来，来回走了几步，我想了一想刚才的对话，感到他不会无缘无故提起这些问题来，一定另有原因，所以我道：“你有什么话要说的，痛快一点说出来，比较好些。”

齐白停了下来：“好像瞒不过你，你知道，我那一年工夫，也不是一无所获。”

我望着他，不知道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，刚才他还说，连一个入口处都找不到，那还会有什么收获？齐白随即解释着：“在众多的盗墓方法之中，有一种古老的方法，源自

中国的盗墓者，这种方法，叫作‘探骊得珠法’。”

我笑了起来：“这是你那一行的行语，我闻所未闻，探骊得珠法？名称何其大雅！”

齐白点头：“是的，首先采用这个方法盗墓的，是中国四川一带的盗墓者，据说，这种盗墓法，是由四川自流井一带，凿盐井的技术中衍化而来。四川的盐井开凿技师，可以用特殊的工具，深入地下好几百公尺，将需要的盐汁汲取上来。”

我有点骇然：“你的意思是，那种方法，是不必进入墓穴，也不必弄开墓穴，而使用特种工具，把墓中的东西取出来？”

齐白的神情很有点自傲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我又呆了半晌：“好，那你用了这种特殊的盗墓法，取得了什么？”

齐白眨了眨眼，道：“你应该先听听我的经过。我想到，这么大的陵墓，里面似乎有所有的一切，随便找一个地方，用探骊得珠法，就可以找点东西出来的——”

我不等他讲完，就道：“别对我说经过，你究竟找到了什么？刚才你还说一点成绩也没有，你这滑贼。”

齐白狡猾地笑着：“要是我走一遭，花了一年的时间，竟然什么也弄不到手，那早就一头撞死在那里了，这点能耐能没有，还做什么人。”

我的好奇心被他的话引至不可过制的程度，大喝道：“你究竟弄了什么东西到手？”

齐白笑得更狡猾：“我太知道你的为人，如果我一下子

就告诉你，你就不会再听我的讲述了。”我向他的身上，上下打量着。可想而知，用那种什么“探骊取珠法”，不可能把大件的东西弄到手上，一定是十分细小的物事，那么，如果他弄到了什么，一定藏在身旁。这时，我真恨不得在他身上，澈底搜查一番，可是他当然不会让我这样做，所以我也唯有装出毫不在乎地样子，甚至还打了一个呵欠。

齐白仍在发表他的盗墓术：“这种方法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名称，是由于它是专门用来盗取死人口中所含的那颗珍珠。大富大贵人家，有人死了，千方百计，不惜重金，一定要找到一颗又大又好的珍珠，含在口里，据说可以维持死体不败，也可以令得死者的灵魂，得到安息。”

我不去打断他的话头，取了一只杯子，倒了半杯酒，心中着实想把那只杯子，塞进他的口中去。

齐白叹了一口气：“你别性急，我这样详细讲，你听下去就知道，是有理由的。”

我怒极反笑：“哈哈，我很性急吗？我甚至于催都没有催你。”

齐白挥了一下手，仍然自顾自说着：“精于使用这个方法盗墓者，算准了方位探下去，能够一下子就把整个墓中最值钱的那颗珍珠取出来，真是神乎其技，神不知鬼不觉，这是盗墓法中最高级的技巧，我当年向一位老盗墓人学这门功夫，不知花了多少心血才学成功。”

我喝着酒，故作不急。齐白这时在讲的事情，不是没有趣，但是他分明已在秦始皇的陵墓之中，得到了什么，却又故意不肯讲出来，这很令人气愤。

他又道：“自然，这个方法，怕遇到棺木之外有廓，如果是石廓，也还有办法，不过要花十倍以上时间，才能将石廓弄穿，如果是铜廓，那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，你明白吗？”

我只是定定地望着他，看他还能说多久。

可是他接下来所说的话，却令得我心中不由自主，“啊”地一声，觉得他这样详细地叙述那种“探骊得珠法”，真是有点道理的。

他继续说着：“现在你应该明白了，使用这个方法的整个过程，是整一个洞孔，把特殊的工具伸进了，取得所要取的东西。这是古老的传统方法，如果稍用现代化科技改进一下，这方法可以有多少用途？”

我听到这里，已经吃了一惊：“你是说，可以把炸药放下去，把墓穴炸开来？”

齐白点头：“当然可以，但是这种形式太暴力，没有灵术，要弄清墓穴中的情形，大可以——”

我不等他讲完，就陡地叫了起来：“等一等。”

然后我吸了一口气：“可以——放一支微型电视摄像管下去，如果附有红外摄镜，那么，就算墓穴中漆黑一片，也可以通过联结的灾光屏，看到墓穴中的情形。”

我一面说，齐白一面点头。

我由衷地道：“齐白，你真是对付古墓的天才。”

齐白听得我这样称赞他，大是高兴：“我还有更伟大的设想，我个人的力量用传统的方法，成不了什么大事。如果有财力和人力，大可以用采油钻机，在那五十六平方公

里的土地上，打上成千个深孔，都利用电视像管，把下面的情形，弄得一清二楚，发掘既然不可能，弄清楚下面究竟是什么情形，也是好的。”

我呆了半晌，才道：“这真是伟大的设想，而且，理论上是可行得通的，钻油机的探测，可以深达好几千公尺，地下墓穴，绝不可能这样深。要是真有那样深，你的‘探骊得珠法’，只怕也是无处施展。”

齐白呆了片刻，像是在想应该怎样讲才好：“我看了你的记述之后，到了那里，自然先从牧马坑下手，找了许久，找不到出入口，我就开始钻穴。”

我皱了皱眉，想起卓齿他们，若是忽然看到有一根管子从上面通了下来，不知道会有什么反应。我对齐白的行动十分不满：“你明知牧马坑下面有人，还要这样做，太过分了！”

齐白却一点也没有羞愧之意，或许那是盗墓人的道德和普通人不同的缘故。他道：“我是故意的，我心想，或许能将他们引出来，就可以请他们带我进入地下陵墓。”

我闷哼了一声，没有再说什么，齐白苦笑了一下：“不过你放心，我失败了，打下了五公尺左右，便遇到了阻疑，我估计，不是十分坚硬的石层，就是有金属的防被罩，一连换了十处，皆是如此，所以我就放弃了，不再打牧马坑的主意。”

我听他这样讲，才松下了口气。齐白讲道：“我就在陵墓所在的范围之内，到处钻穴，有时浅，有时深，但都未能打得通，总是遇到了阻疑，在试了超过成十次之后，我